Page1船

Imagine you have decided to start working out recently. After watched a single fitness tutorial, your social media feed is instantly flooded with ads for workout gear, protein powders, and online coaching services. Undoubtedly, the content you see is being heavily controlled by social media’s data collection and algorithms.

José van Dijck, in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points out that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century’s first decade, the Web 2.0 promise of connecting and activating users abundantly resonated through social platforms (158). People considered social media as a new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family and close friends, even with strangers that share the same interest. However, despite its prosperity, social media has also revealed a variety of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opaque algorithmic control, advertisement-driven capitalist model, privacy leak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failu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design of social media by introducing a new platform called P&C, standing for “Pure & Control.” The name emphasizes the platform’s commitment to reducing unwanted ads and giving user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ir data and the content they see. P&C addresses these critical issues through enhanced algorithm transparency, customizable advertising and data collection options, and a fair, user-driven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discuss these innovative design features in detail and demonstrate how P&C fosters a more ethical, transparent, and user-centric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Page2桥

我腰间那道被船头撞出的疤又开始发痒了，同治三年的春汛夜里，运粮船老张头醉醺醺地擦着桥墩过去，他烟袋锅里蹦出的火星子，到现在还烙在我第六块条石上。前天有人来拓碑文，拿小刷子扫到我旧伤时，青苔底下露出的焦痕惊得他们直咂嘴——那形状多像只展翅的雨燕啊。

之前木亭子总笑话我身上四百道车辙印，说像老鳏夫脸上的褶子。它被拆那日，我听着铁锯啃它梅花梁的声响，突然想起光绪年雷劈中它飞檐时，分明有只火凤凰从焦木里腾起来。夏日的时候小孩子最喜欢待在他身边乘凉，嘻嘻哈哈的讲着趣事，如今时过境迁，那块地空落落的，再无人讲精怪故事了。

最疼的还是我腹中那枚铜钱，那可是康熙年修桥时老石匠塞的镇水钱。去年秋汛他们掏桥洞淤泥，那枚绿锈斑斑的铜板滚出来，在年轻人手里转了个圈，又落回涨水的河道里。现在我的每块石头都灌了水泥浆，再藏不住这些偷偷孕养的小东西。

卯时三刻，薄雾漫起来了。这本该是当年茶商驼队过桥的时辰，铜铃铛能在我石缝里震出回响。可能日后只会有些许晨跑人的运动鞋踩过桥面，那些带着荧光线的新鞋底，会把我最后几道车辙印磨成光滑的平面。

听说明天就要来处理我那松动的第三块望柱了，这原是民国廿七年炮弹削去半截的残柱。前两天他们端详着上面裂口说："这风化纹路做旧得真妙。"可他们不知道里面卡着半片生锈的弹壳，上头还沾着货郎阿四的血——他扑在柱子上那刻，怀里揣的拨浪鼓正滚进我桥墩的蛇窝。

我数着第七遍月影移过桥洞，这曾是漕帮兄弟交接暗号的时辰。东南角老砖微微震颤，那里埋着万历年间过桥新娘塞进的断梳。

（拆迁队明日就要启封桥基，而新加固的桥墩里，再长不出能藏住梳齿的温柔缝隙了。日后激光笔的红点在桥铭牌上游走，讲解员正背诵我根本不认识的保护级别编号。青石缝里突然渗出咸涩的水珠，许是当年盐商车队落下的泪，终于从时间的盐柱里化了开来。）

Page3河流

我腰间的漩还在转着光绪年的铜钱，那年沉船的老艄公说"河神爷收租子喽"。如今穿荧光马甲的人往我身上打钢桩，震得那枚铜钱在淤泥里翻了个身，露出"康熙通宝"的字样正对着太阳——他们却说是要给我系条安全带。北岸捣衣石上的凹痕越来越浅了，那些年小媳妇的棒槌声能把我哄睡着。现在水泥驳岸切得像豆腐块，昨儿个消毒水的气味把我腌得浑身发紧，再闻不见当年飘满河面的皂角香。

上游漂来半片塑料瓶，说是从支流表亲那儿逃难来的。它身上还沾着八十年代红双喜烟壳的残渣，说现在支流肚里填满了发光二极管和网红奶茶杯。我托浪花拍了拍它，就像当年安抚那些翻了的乌篷船。

第七道河湾突然抽痛，那里埋着五八年大炼钢时沉下去的铸铁佛头。前些天潜水员绑着它往上拽，佛耳孔里簌簌掉出好多螺蛳壳——那是饥荒年孩子们当零嘴存的。（现在佛头坐在新建的生态公园门口，电子香炉在它脚下喷着干冰雾气。）卯时的雾该漫过老柳树桩了，从前摆渡人总在此时系牢船缆。可日后柳树桩的位置要杵着不锈钢观景台，那些晨练老人把太极剑往栏杆上一靠，轻轻松松就震落了当年刻在木头里的半句艄公号子。

最难受的是左臂弯那处暗流，五百年间所有沉船都爱在那儿打盹。去年他们用声呐扫出个青铜酒樽，却把裹在上面的水草滤网扔回我怀里。那些水草里缠着宣统年间的婚书残页，如今在我血管里化成了一串沼气泡。

（新修的游船突突驶过时，我故意让浪花舔了舔它的塑料仿古雕花。当年画舫姑娘们遗落的胭脂盒正在河底发笑，它们知道这些新漆经不起三场秋雨冲刷。东南风捎来拆迁队的柴油味，我忽然庆幸那些石桥木亭都先走了——它们要是看见我身上漂着的荧光救生圈，准会笑出三百年前的铜铃声。）

Page4河灯

我纸褶里的蜡油还在发硬，光绪廿三年的桐油配方果然经得起泡。放灯那天梳双丫髻的小丫头往我身上哈热气，说："灯娘子要把我娘亲从武昌带回来呀。"现在穿工装的人拿手电筒戳我的肋骨，强光刺穿我肚皮时，我总错觉是昭和十三年的探照灯在扫射——那年中元夜，三十八盏传讯灯被日本汽艇击沉在芦苇荡。

第三道折痕渗出的水带着铁锈味，这处旧伤卡着片民国二十八年的弹壳。当时穿灰布衫的学生把我推向对岸，他的血把莲花纹染成了残阳色。前两天有人用激光扫过我的伤口，转头对同事说："这种老式防水工艺确实还不错，但是比起塑料还是差远了。"他们没看见我夹层里藏着的半张《申报》，上面登着百货公司降价广告，边角处有用针尖刺出的情报暗码。

我身上曾用朱砂写的"魂归故里"已褪色消失，当年老秀才写这四字时，北平城的炮火正映红半边天。如今施工队搬运新型河灯经过，我听见他们夸耀："这种防水材质能循环使用二十年，夜里还能投影广告。"他们不知道我的同僚们早完成过更艰巨的使命——有的灯芯里卷着淞沪会战的布防图，有的用金粉在花瓣上写西药配方。

卯时露水最重时，我的蜡壳会泛起庚子年的月光。两个戴安全帽的人蹲在岸边抽烟，火星子落在当年小丫头站过的位置："听说要引进声控莲花灯，游客喊得越响灯就越亮。"我腹中的铜钱突然震颤，那是宣统元年老艄公塞的买路钱，我想他是想嘲笑那些新灯芯里的蓝牙芯片。

（他们把我装进标着"古河道垃圾"的编织袋时，我听见档案员在打电话："纸质文物清单确认完毕，没有有收藏价值的品类。"卡在蜡纸里的那根长发突然断了，那是1948年某位母亲放灯时落下的，发梢还系着半粒褪色的相思豆。）

Page5古楼

我脊梁上那道崇祯年的刀痕又开始渗水了，那是最开始为我试木料时劈的。当年他们笑说"这楼硬得能扛天雷"，如今穿白大褂的人拿探头戳我的关节，显示屏上的红斑跳得刺眼："主体结构蛀蚀超标，建议整体拆除。"东南角的燕子巢突然坠了，这窝燕子从我建成那年就开始繁衍。1937年倭寇炮弹震碎半扇花窗时，老燕还坚持衔回苏州河边的芦苇。现在安全员扫走碎巢，新型监测仪的蓝光惊飞了最后一只玄孙辈的雏鸟。

最疼的是心口那根主梁，永乐年间的金丝楠木浸过七朝战火。五八年大炼钢那会儿，红袖章们围着梁上铜箍转了三圈，终究没舍得锯——那铜箍里塞着郑和船队带回的避水符。昨天评估组激光扫描时，符纸的灰烬从梁缝漏出来，被说成是"陈年积灰需彻底清理"。卯时的风本该穿过我的回音壁，把更夫最后一声梆子送进长江口。现在穿反光背心的人在我腹腔拉警戒线，他们讨论重建方案的声音在空腔里碰撞，震得永乐帝亲题的匾额落下第二道裂痕。

不知道什么时候拆除队的第一锤就会砸在我的础石上，但我忽然想起正统十四年那个老匠人。他临终前摸着我的柱础说："这楼能扛九级地动"，却料不到最终败给四百年的梅雨。也许钢钳撕开我肋骨的刹那，梁间突然飘出弘治年间封存的沉香味——那本是用来防虫的秘方，此刻倒像焚给我自己的送魂香。恍惚间我感受到自己的不甘心，你们的新蓝图确实美过永乐年的彩绘，可还记得我撑过甲午海战捷报时的震颤？当时若有半袋石灰填进地栿缝，此刻我仍能笑着吃下八级台风。或者，你们真的不考虑再挽救我一下吗。

Page6古树

我根系缠着的半块界碑突然震颤，那是工程队埋管线时的动静。洪武六年的碑文早和电缆沟的塑料标识带绞在一起，穿荧光服的人正用金属探测仪扫过我脚背——他们找的是地下光缆，不是我年轮里藏的十二枚洪武通宝。

东南枝桠的旧伤疤开始发痒，1937年卡在树皮里的弹头正在生锈。当年货郎老陈用这铁疙瘩给我刻了道避雷符，现在挂着"古树保护示范点"的钛合金牌，正好遮住那道歪扭的刻痕。穿测绘马甲的小姑娘每天来量我的腰围，她平板电脑的蓝光惊走了最后一只啄木鸟，那鸟儿祖祖辈辈替我捉虫，喙上还沾着咸丰年的白蚁后裔。

最难受的是北面气根，它们泡在新挖的排水试验坑里。这土坑的位置，分明压着崇祯年暴雨时老镇长埋的镇水石龟。穿胶靴的施工员啐着唾沫说："这老树根真碍事，改明儿得申请修个树池围栏。"

卯时的雨该带着染坊的靛蓝味了，现在却混着混凝土搅拌站的灰浆气。我树洞里1948年的游击队账本正在发潮，那些用桦树皮写的伤员名单，字迹慢慢晕成今年新发的绿芽。戴安全帽的人探头看树洞时，手电筒光照亮了"淮海战役药品清单"，他却嘟囔着："得喷点防蛀剂免得生虫子。"

这几天我数着地底传来的挖掘机动静。主根末梢刚刚触到新铺的污水管，那位置正好是万历二十八年抗早灾时，乡民们埋下九百担祈雨玉版的地方。树冠顶端的嫩叶突然蜷曲，它们尝到了空气里飘来的环氧树脂气味——和嘉靖年漆匠用的桐油，终究不是同一种苦。

Page7灯笼

我骨架上打印的做旧纹路正在褪色，3D喷绘的"光绪年制"字样在梅雨里晕成蓝雾。穿 polo 衫的监工拍着我的不锈钢支架说："这复古效果够逼真"，他指甲缝里还沾着早上拆除老灯楼时的朱漆碎屑。

腹腔里的LED灯珠突然频闪，程序设定该模仿烛火摇曳了。这让我想起上周吊在对面茶馆檐角的老灯笼——它熄灭前用最后一点火星在我身上烫出小洞，说这叫"传灯"。现在那个洞被防水胶补得光溜溜，扫码解说词跳出来："传统工艺模拟烛泪效果"。

东南角的流苏穗子缠住了无人机，这涤纶丝线说是仿的民国进口货。真该让它见见1932年那盏走马灯，人家用的可是苏州绣娘接的生丝，里头缠着半张飞往重庆的机票存根。现在游客扯着我的流苏自拍，美颜相机的光把那些往事漂得煞白。

最别扭的是肚里装的智能音箱，每到整点就念《青玉案》。它不知道原先在这位置的灯笼，曾用灯影给地下党投过摩斯密码。昨天程序员调试时，我的蓝牙突然接收到一组乱码——正是当年"平安抵达"的旧信号，可惜被当成电磁干扰滤掉了。

卯时该有露水沁透棉纸了，现在只有自动喷淋系统在表皮制造"古法潮湿感"。我听着隔壁新栽的银杏树抱怨营养液太甜，忽然庆幸自己不用知道真正桐油的味道。毕竟那些老灯笼临终前抽搐的样子，像极了上个月被替换下来的排水青砖。

Page8摄像头  
 我的红外补光灯扫过檐角时，总会唤醒些本不该存在的噪点。安装那日，工人将我拧在仿古梁架上，电钻震落的木屑里混着半片康熙年的雕花残件——它卡在我散热孔里，成了我唯一真实的历史标本。

子时的监控画面突然抽搐，穿长衫的更夫剪影在巷口闪回。放大二十倍才看清是保安在试汉服，他腰间对讲机的红光，与光绪年灯笼的火星在数据流里重叠了0.03秒。程序自动过滤了这帧异常，就像上周过滤掉墙根青砖上"当心炮火"的刻痕。

最荒诞的是夜视模式的绿光，总让新建的铝合金窗框泛起铜锈色。前天有网红靠着窗棂直播，美颜滤镜把她身后的数控木雕，柔化成我芯片里残存的真楼影像——那扇在昭和十三年被流弹击穿的万字纹花窗，正在数字坟场里慢慢化码为尘。

晨雾漫过人脸识别区域时，一对老夫妻在镜头前比心。他们身后新漆的"百年古楼"牌匾反着冷光，把我的聚焦框逼成颤抖的涟漪。忽然想起装机那日，真楼残梁上的家燕曾在我镜头前盘旋三圈——它喙里衔着的，究竟是春泥还是祖辈的碎骨？

雨来了，防水外壳内侧凝出两行水渍。这是智能温控系统在模拟古木受潮膨胀，却让我芯片里封存的真楼遗言开始发酵：当游客们在新楼梯上踩出包浆前，我的128G内存卡已录满二十轮真实的月升日落。

Page9结局

终点的脚步，在寂静中悄然抵达。  
 主角站在已经封闭施工区域的入口前，身后是新落成的江南仿古景区，牌匾簇新，灯笼光洁，程序控制的水雾在桥边喷涌，仿佛回到了某种“过去”。但他知道，真正的过去，从未回来过。

记忆碎片已拼凑完毕：船讲述了缝里红头绳的传说，桥吐露了车辙与炮火的痛痕，河流怀抱着铜钱、婚书与饥荒的余味，灯笼烧过情报与誓言，摄像头却录下了空壳与滤镜。主角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重建者，而是送别者。他所主持的工程，不是再造历史，而是在历史的灰烬上建造仿像的舞台。

他想起刚踏进古镇时，建筑们沉默不语，直到他肯“听”——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他记起那块带着烟丝盒的老木板、青石缝里的铜钱、桥柱里埋着血与拨浪鼓的残响、古楼梁间飘出的沉香、还有那串永远也无法再现的号子与雨声。

那些“建筑的记忆”不是虚构的，它们是真实的历史伤口，是民族文化流转中渗出的深红血脉。  
而他——一个拿着图纸、数据和预算的现代人——却亲手拆除了这些讲述者的身躯，只留下可供参观的空壳与编号。

他抬头看向眼前的新牌坊，那字刻得完美无缺，却再也承载不了真正的风霜雨露。身后的导览音频在讲解“原貌复原”与“智能互动”，仿佛一切都曾真实存在，却没有谁再提起被扔进“无害化处理”塑料箱的那一枚铜烟盒，也没有谁看见青苔缝里流出的那滴盐商的泪。

START MERGE

此刻，屏幕上的系统提示弹出：“项目已完工，是否上传归档？”  
他没有点确认。

END MERGE

START MERGE  
他回头看向黑白照片中古镇的模样，一行字浮现在画面中央：

“重建可以模仿形状，无法复制时间；仿古可以复制纹理，无法复活记忆。  
每一处古迹，都是不容轻视的文化器官。它们不是为了被替换而存在，而是为了被记住。”  
END MERGE

START MERGE

最后，他将复盘报告的结尾写下这句话：

“我是一名工程负责人，也是这座古镇最后的听众。  
若你听得见，请帮我告诉后来的人——  
真正的保护，不是翻新，而是尊重。”

END MERGE

START MERGE

画面缓缓淡出，只留下一段旧时风铃与桐油香交织的背景声，  
像是整座小镇在用最后一口气，轻声地说了一句：  
“谢谢你还愿意听。”

END MERGE

Page10结局

START MERGE

每一块斑驳的青砖，每一道裂纹里的风声，都是历史写在世界表面的诗句。它们不是废墟，而是活过的证据，是我们与过去连接的桥梁。

我们习惯于在消逝之后缅怀，在遗失之后修复，但文化不是可以随意复制的图纸。古迹不是被仿造来展示的，它们是为了被尊重、被理解、被倾听而存在。

START MERGE

当钢筋取代了木桩，当数字复原掩盖了真实，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埋在石缝中的眼泪、镌刻在梁柱上的誓言、飘过河流的歌声？

END MERGE

START MERGE

历史不能重建，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再遗忘。  
保护古迹，就是保护我们的来路——  
愿你在离开游戏后，仍愿意做一个认真聆听的人。

END MERGE